

关于 l/η (1440) 的结构分析*

BES 合作组

白景芝	陈光培	陈宏芳 ¹	陈少敏	陈雅清	陈宇	陈元柏
程宝森	崔象宗	丁慧良	丁维闾	杜志珍	范晓舫	方建
高翠山	高美丽	高树琦	顾建辉	顾树棣	顾维新	顾以藩
过雅南	高世温	韩 纓	何景棠	何 炬	何 瑁 ²	胡贵云
胡敬亮	胡 涛	胡晓庆	黄德强	黄因智	姜春华	金山
金 艳	康书辉	柯 尊	赖元芬	兰慧彬	郎鹏飞	李 芳
李 金	李佩琴	李 群	李如柏	李 蔚	李卫东	李卫国
李新华	李小南	林树子	刘怀民	刘 靖	刘经华	刘 琦
刘荣光	刘 延	刘振安	吕军光	鲁建业	罗栓群	罗 勇
马爱民	马恩成	马基茂	毛慧顺	毛泽普	孟祥承	倪蕙苓
聂 晶	漆纳丁	阙友昆	荣 刚	邵毓莺	沈本蔚	沈定力
沈 红	沈肖雁	盛华义	史焕章	宋晓非	孙 舫	孙汉生
孙式军	谈益平	唐素秋	童国梁	王 锋	王临洲	王灵淑
王 曼	王佩良	王 平	王少敏	王泰杰	王运永	魏诚林
席德明	夏小米	谢佩佩	谢一冈	熊伟军	徐德之	许榕生
徐芷菁	薛生田	颜 洁	严武光	杨长友	杨春敏	杨 杰
杨 蔚	叶铭汉	叶诗章	叶树伟 ¹	于传松	喻纯旭	郁忠强
苑长征	张炳云	张长春	张达华	张会领	张 健	张家文
张良生	张 霖	张少强	张 羽	张月元	赵 棣	赵海文
赵京伟	赵 萌	赵平德	赵维仁	赵文衡	郑建平	郑林生
郑志鹏	周光谱	周化十	周 莉	周小帆	周月华	朱启明
祝玉灿	朱永生	庄保安				

(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39)

1 (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 合肥 230026)

2 (山东大学物理系 济南 251000)

1996-04-03 收稿

摘 要

本文通过对 J/ψ 辐射衰变到 $K^+K^-\pi^0$ 和 $K_S^0 K^+\pi^-\pi^+$ 终态中 $iota$ 能区的振幅分析, 发现 $iota$ 峰下有一个 0^{-+} 共振态 ($M=1467\pm 3\text{MeV}$, $\Gamma=89\pm 6\text{MeV}$) 和两个

*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; 中国科学院重大基础研究项目。

1^{++} 共振态 ($M=1435\pm 3\text{MeV}$, $\Gamma=59\pm 5\text{MeV}$; $M=1497\pm 2\text{MeV}$, $\Gamma=44\pm 7\text{MeV}$), 分别对应于 $\eta(1440)$, $f_1(1420)$ 和 $f_1(1510)$.

关键词 衰变振幅, 矩, 协方差矩阵, 共振态.

1 引言

介子谱是检验量子理论的传统方法, 对于了解强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具有重要意义. 目前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: 1. 寻找新的 $q\bar{q}$ 介子态, 完善介子谱. 2. 寻找含胶子的态(胶球, 混杂态等). 自从 1980 年 MARKII 在 J/ψ 辐射衰变中发现 $iota$ 信号以来^[1], 由于其衰变分支比较大, 一直被认为是 0^{-+} 胶球的候选者; 随后的实验又发现 $iota$ 信号是左右不对称的, 于是人们认为它可能是多个共振态相互叠加的结果. 所以,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, $iota$ 能区的复杂结构成份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^[2-10].

1990 年和 1992 年 MARKIII 和 DM2 分别对自己的数据进行了分波分析, 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, 从中可以看出, 两个实验组的结果是不相同的,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分析方法的问题: 分波法是一种强烈依赖于模型的方法, 它只能处理两体衰变, 而 $iota$ 含有直接三体衰变的成份; 另外对于 J/ψ 辐射衰变到 $K\bar{K}\pi$ 终态, 在 $iota$ 能区, $K^*\bar{K}$ 中间过程的分波和 $a_0\pi$ 中间过程的分波之间的串扰是无法完全消除的.

表 1 MARKIII 的分波分析结果^[1]

J^{PC}	中间态	$M(\text{MeV})$	$\Gamma(\text{MeV})$	$10^{-3}B(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X \rightarrow \gamma K\bar{K}\pi)$
1^{++}	$K^*\bar{K}$	1443^{+7+3}_{-6-2}	68^{+29+8}_{-18-9}	$0.87^{+0.14+0.14}_{-0.14-0.11}$
0^{-+}	$a_0\pi$	1416^{+8+7}_{-8-5}	54^{+37+13}_{-21-24}	$0.66^{+0.17+0.24}_{-0.16-0.15}$
0^{-+}	$K^*\bar{K}$	1490^{+14+3}_{-8-16}	91^{+67+15}_{-31-38}	$1.03^{+0.21+0.26}_{-0.18-0.19}$

表 2 DM2 的分波分析结果^[1]

J^{PC}	中间态	$M(\text{MeV})$	$\Gamma(\text{MeV})$	$10^{-3}B(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X \rightarrow \gamma K\bar{K}\pi)$
1^{++}	$K^*\bar{K}$	1462 ± 20	129 ± 41	$0.76\pm 0.15\pm 0.21$
0^{-+}	$a_0\pi$	1410 ± 2	41 ± 8	$3.63\pm 0.50\pm 0.85$
0^{-+}	$K^*\bar{K}$	1409 ± 2	34 ± 7	$1.49\pm 0.49\pm 0.51$

本文采用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——三体衰变的矩分析方法, 对 J/ψ 辐射衰变到 $K\bar{K}\pi$ 终态中 $iota$ 能区的复杂结构问题进行了分析. 该方法用了 $K\bar{K}\pi$ 衰变平面的法线的角分布, 而与中间过程无关, 因此可避开分波法的不足, 提供更确切的关于 $iota$ 的研究信息.

2 事例挑选

利用北京谱仪^[11]收集的共约 7.8×10^6 个 J/ψ 事例完成了它辐射衰变到 $K^+K^-\pi^0$, $K_S^0 K^\pm\pi^\mp$ 和 $\eta\pi^+\pi^-$ 的事例挑选.

2.1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K^+ K^- \pi^0$ 道的事例挑选

首先要求主漂移室探测到两根带电径迹, 且每根带电径迹在谱仪磁场中有好的螺旋线拟合.

其次要求簇射计数器探测到 1—8 根中性径迹. 为了保证光子能量的准确测量, 要求光子在簇射计数器中能量沉积大于 0.08GeV , 为了避免误用高动量的带电径迹在簇射计数器中辐射出的中性径迹, 要求光子与带电径迹的夹角的余弦小于 0.99, 且要求满足上述条件的光子数大于等于 3.

为了避免带电径迹的 K/π 误判, 要求每根径迹的 TOFK 权重大于 TOF π 权重.

从已选出的光子中任选三个光子, 与 K^+K^- 组合做四动量约束下的运动学拟合(4C-Fit), 取拟合的 χ^2 最小(记为 χ_{\min}^2)的三个光子为真实光子, 并要求 $\chi_{\min}^2 \leq 30$.

若事例中有四个或大于四个光子, 为去除可能的 $K^+K^-\pi^0\pi^0$ 本底, 任取四个光子与 K^+K^- 组合进行 4C-Fit, $\chi^2 \leq \chi_{\min}^2$ 的事例做为本底去掉.

最后重建 π^0 , 在三个真实光子中任取两个光子要求其不变质量最接近于 π^0 质量, 且与 π^0 质量的差小于 0.1GeV .

对事例做 π^0 质量约束和四动量守恒约束下的 5C-Fit, 要求 5C-Fit 的 $\chi^2 \leq 30$.

通过上述条件挑选出的事例, 被认为是 $\gamma K^+ K^- \pi^0$ 事例. 图 1 是 $K^+ K^- \pi^0$ 系统的不变质量分布, 从图中可以看到一个较宽的、不对称的 iota 峰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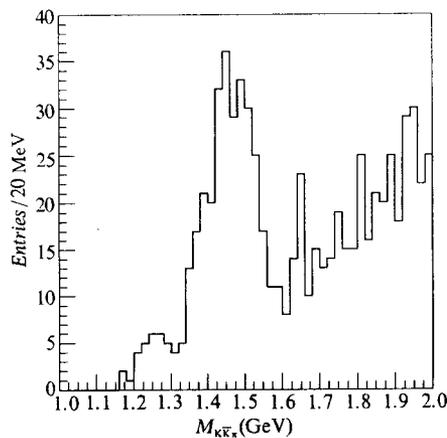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$K^+ K^- \pi^0$ 系统的不变质量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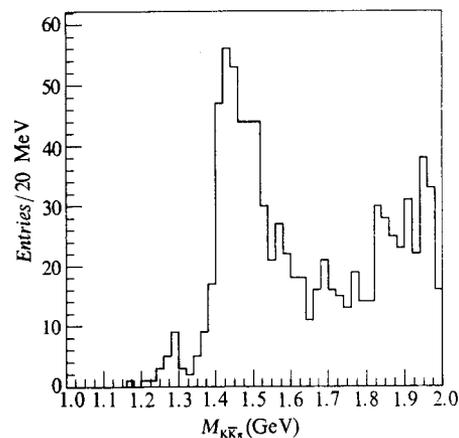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 $K_s^0 K^\pm \pi^\mp$ 系统的不变质量谱

2.2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K_s^0 K^\pm \pi^\mp$ 道的事例挑选

首先要求主漂移室探测到两根带正电径迹和两根带负电径迹, 且对于每根带电径迹有好的螺旋线拟合.

其次要求四根带电径迹中有三根满足 TOF π 权重大于 TOF K 权重, 这三根径迹被认为是 π , 另外一根满足 TOF K 权重大于 TOF π 权重, 这根径迹被认为是 K .

定义

$$U = E_{\text{miss}} - |\mathbf{p}_{\text{miss}}|,$$

其中 E_{miss} 是 J/ψ 静止系中 J/ψ 粒子与四个带电粒子的能量差, \mathbf{p}_{miss} 是四根带电径迹的反冲动量, 要求 $|U| \leq 0.2 \text{ GeV}$, 该条件可有效地去除一些含 π^0 的本底.

要求簇射计数器至少探测到一根中性径迹, 它在簇射计数器中的沉积能量大于 0.08 GeV , 且丢失的横动量 \mathbf{p}_T 满足:

$$|\mathbf{p}_T|^2 = 4|\mathbf{p}_{\text{miss}}|^2 \sin^2 \theta / 2 \leq 0.04 \text{ GeV}^2$$

其中 θ 为中性径迹与 \mathbf{p}_{miss} 的夹角.

在满足以上条件的中性径迹中, 任取一根依次与四根带电径迹组合做 4C-Fit, 其中拟合的 χ^2 最小的一种组合中的中性径迹被认为是真实的辐射光子, 并且要求该组合的 $\chi^2 \leq 30$.

为重建 K_S^0 顶点, 首先在 3 个带电的 π 径迹中任取一对 $\pi^+\pi^-$ (有两种可能), 其中不变质量与 K_S^0 质量最接近的一对 $\pi^+\pi^-$ 被认为是 K_S^0 的衰变产物, 且要求其不变质量与 K_S^0 质量的差的绝对值小于 0.05 GeV , 其次要求这两根 $\pi^+\pi^-$ 径迹在 $x-y$ 平面有两个交点, 这两个交点处, 相应的 Δz 较小的点被认为是 K_S^0 顶点, 且要求该点处 $\Delta z < 5 \text{ cm}$.

最后将 K_S^0 衰变出的一对 $\pi^+\pi^-$ 的径迹参数与其误差矩阵沿螺旋线变换到 K_S^0 顶点处, 并与另外两根带电径迹及辐射光子组合, 做 5C-Fit. 要求拟合的 $\chi^2 \leq 30$.

满足上述条件的事例被认为是 $\gamma K_S^0 K^+\pi^-$ 事例. 图 2 是 $K_S^0 K^+\pi^-$ 系统的不变质量分布, 在 $iota$ 能区出现一个清晰的、不对称的信号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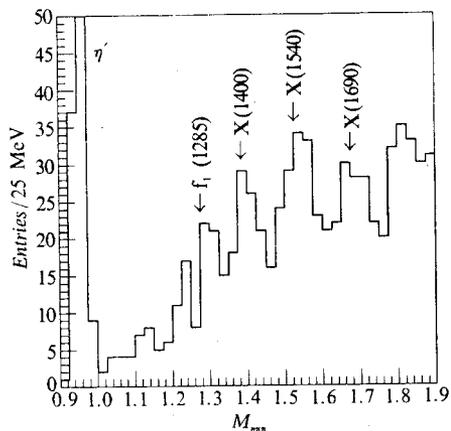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$\eta\pi^+\pi^-$ 系统的不变质量谱

可见, J/ψ 辐射衰变到 $\eta\pi^+\pi^-$ 终态中, 虽然 $1.0-2.0 \text{ GeV}$ 之间有复杂的结构, 但 $1.4-1.5 \text{ GeV}$ 之间无共振迹象.

3 $iota$ 结构的矩分析方法

我们曾对 $iota$ 结构做过定性的分析^[12], 结果表明: $iota$ 峰下有三个共振态, 位于中间的共振态主要衰变到 $K^*(892)\bar{K} + c.c.$, 衰变到 $a_0\pi$ 的分量较小; 而两端的共振态以直接三体衰变为主. 由于在 $iota$ 能区 $K^*\bar{K} + c.c.$, $a_0\pi$ 和直接三体衰变无法完全分开, 因此通过不变质量谱无法给出关于这三个共振态的定量结果(如峰位, 宽度等). 为了定量地

2.3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\eta\pi^+\pi^-$ 道的事例挑选

由于 η 可衰变为 $\gamma\gamma$, 该道终态有 3 个光子和一对 $\pi^+\pi^-$, 因此该道事例筛选条件与 $\gamma K^+\bar{K}^-\pi^0$ 基本相同, 所不同的是要求两根带电径迹的 TOF π 权重大于 TOF K 权重. 重建 η 时, 要求两个光子的不变质量与 η 的不变质量之差的绝对值小于 0.05 GeV , 最后为了有效地去除本底事例, 要求 5C-Fit 的 $\chi^2 \leq 5$.

图 3 为 $\eta\pi^+\pi^-$ 系统的不变质量谱. 由图

分析 J/ψ 的结构, 建立了 J/ψ 能区复杂结构的矩分析方法.

3.1 矩的理论公式

对于过程

$$e^+ + e^- \rightarrow 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+ X \rightarrow \gamma + K\bar{K}\pi$$

定义矩

$$M(jlm) = \sqrt{(2j+1)(2l+1)} \int d\cos\theta_\gamma d\cos\theta d\varphi \omega(\theta_\gamma, \theta, \varphi) D_{0, -m}^j(0, \theta_\gamma, 0) D_{m, 0}^l(\varphi, \theta, 0), \quad (1)$$

其中 j, l, m 是整数, θ_γ 是实验室系中辐射光子的极角, θ 是 $K\bar{K}\pi$ 衰变平面的法线相对于 X 在实验室系中动量方向的极角, φ 是 $K\bar{K}\pi$ 衰变平面的法线相对 X 产生平面的方位角. $\omega(\theta_\gamma, \theta, \varphi)$ 是上述过程的角分布. 那么对于 X 含有 $J^P=0^-$ 和 $J^P=1^+$ 耦合的情况, 有五个独立的不为零的矩^[1]:

$$M_1 = M(000) = |a_{10}^0|^2 + |a_{11}^1|^2 + |a_{10}^1|^2, \quad (2)$$

$$M_2 = M(020) = \frac{\sqrt{5}}{10} (|a_{11}^1|^2 - 2|a_{10}^1|^2), \quad (3)$$

$$M_3 = M(200) = \frac{\sqrt{5}}{10} (|a_{10}^0|^2 - 2|a_{11}^1|^2 + |a_{10}^1|^2), \quad (4)$$

$$M_4 = M(220) = -\frac{1}{10} (|a_{11}^1|^2 + |a_{10}^1|^2), \quad (5)$$

$$M_5 = M(221) = -\frac{3}{20} \operatorname{Re}(a_{11}^1 a_{10}^{1*}), \quad (6)$$

其中

$$a_{\lambda_X}^{\lambda_X} \sim \frac{e^{i\lambda_X}}{m^2 - m_X^2 + i\Gamma_X m_X} \times A_{\lambda_X}^{\lambda_X} \times \overline{PQ} \quad (7)$$

是过程 $e^+e^- \rightarrow 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X \rightarrow \gamma K\bar{K}\pi$ 的振幅, $A_{\lambda_X}^{\lambda_X}$ 是过程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X$ 的螺旋度振幅, 且

$$\overline{PQ} = |\mathbf{p}_X| \quad \text{当 } J_X = 0, \quad (8a)$$

$$\overline{PQ} = |\mathbf{p}_\pi| \quad \text{当 } J_X = 1, \quad (8b)$$

\mathbf{p}_X 是实验室系中 $K\bar{K}\pi$ 系统的动量, 而 \mathbf{p}_π 是 X 静止系中 π 的动量.

3.2 实验矩及其效率校正矩阵

由矩的定义可以得到

$$M(jlm) = 4\pi \sum_{i=1}^{N_{\text{int}}} \operatorname{Re}[Y_j^m(\theta_\gamma, 0) Y_l^{m*}(\theta, \varphi)], \quad (9)$$

$$\omega(\theta_\gamma, \theta, \varphi) = \frac{1}{2} \sum_{\substack{jlm \\ m \geq 0}} M(jlm) (2 - \delta_{m0}) \operatorname{Re}[Y_j^m(\theta_\gamma, 0) Y_l^m(\theta, \varphi)]. \quad (10)$$

如果定义实验矩

$$E_\nu = E(jlm) = 4\pi \sum_{i=1}^{N^{\text{obs}}} \text{Re}[Y_j^m(\theta_\gamma, 0)Y_l^{m*}(\theta, \varphi)], \quad (11)$$

其中 N^{obs} 是经过事例筛选后实验上观测到的事例数, 那么实验上观测到的角分布可以写为

$$\omega^E(\theta_\gamma, \theta, \varphi) = \frac{1}{2} \sum_{\substack{jlm \\ m \geq 0}} E(jlm)(2 - \delta_{m0}) \text{Re}[Y_j^m(\theta_\gamma, 0)Y_l^m(\theta, \varphi)], \quad (12)$$

并且

$$M_\mu = C_{\mu\nu}^{-1} E_\nu, \quad (13)$$

其中 $C_{\mu\nu}^{-1}$ 是实验矩 E_ν 的效率校正矩阵, 可由均匀相空间产生的 Monte Carlo 数据估算.

$$C_{\mu\nu} = \frac{16\pi^2}{N^{\text{gen}}} \sum_{i=1}^{N^{\text{acc}}} \text{Re}[Y(\theta_\gamma, 0)Y^*(\theta, \varphi)]_\mu (2 - \delta_{m0}) \text{Re}[Y(\theta_\gamma, 0)Y(\theta, \varphi)]_\nu, \quad (14)$$

其中 N^{gen} 是 Monte Carlo 产生的事例数, 而 N^{acc} 则是事例筛选后接收到的事例数. 为了降低由 Monte Carlo 数据造成的统计涨落, 需要产生足够的 Monte Carlo 数据 (至少 $N^{\text{acc}} / N^{\text{obs}} \geq 10$).

3.3 矩分析中的最小二乘法

如果只考虑统计误差, 则

$$\chi^2 = \int \frac{(\omega^c - \omega)^2}{\omega} \text{d}\cos\theta_\gamma \text{d}\cos\theta \text{d}\varphi, \quad (15)$$

其中 ω^c 是效率校正后的实验角分布, ω 是理论角分布.

设

$$\Delta\omega = \omega^c - \omega, \quad (16a)$$

$$\Delta M_\mu = C_{\mu\nu}^{-1} E_\nu - M_\mu, \quad (16b)$$

那么

$$(\Delta\omega)^2 = \Delta M_\mu \frac{\partial\omega}{\partial M_\mu} \frac{\partial\omega}{\partial M_\nu} \Delta M_\nu. \quad (17)$$

因此

$$\chi^2 = \Delta M_\mu V_{\mu\nu} \Delta M_\nu, \quad (18)$$

其中

$$V_{\mu\nu} = \sum_{i=1}^{N^{\text{all}}} \frac{\frac{\partial\omega}{\partial M_\mu} \frac{\partial\omega}{\partial M_\nu}}{\omega^2}, \quad (19)$$

因此 V^{-1} 是 M_μ 的统计协方差矩阵. 为了 MINUIT^[14] 拟合的方便起见, 取

$$V \simeq V(C^{-1}E), \quad (20)$$

$V^{-1}(C^{-1}E)$ 是 $C_{\mu\nu}^{-1}E_\nu$ 统计协方差矩阵. 因此

$$V \simeq C^T V(E) C, \quad (21)$$

其中 C^T 是 C 的转置矩阵, $V(E)$ 是 E_v 的统计协方差矩阵的逆矩阵. 与式(19)的推导相同, 可以得到

$$V_{\mu\nu}(E) = \sum_{i=1}^{N^{\text{obs}}} \frac{\frac{\partial \omega^E}{\partial E_\mu} \frac{\partial \omega^E}{\partial E_\nu}}{(\omega^E)^2}, \quad (22)$$

所以

$$\chi^2 = \frac{N^{\text{cor}}}{8\pi} (C_{\mu\sigma}^{-1} E_\sigma - M_\mu) V_{\mu\nu} (C_{\nu\sigma}^{-1} E_\sigma - M_\nu). \quad (23)$$

其中 N^{cor} 是效率校正后的事例数, 因子 $N^{\text{cor}}/8\pi$ 的引入是考虑到式(20)中 $V_{\mu\nu}$ 的近似计算精度与事例数正相关.

4 iota 结构的分析结果

4.1 iota 质量区域的矩分析

为分析 iota 的结构, 需要在 iota 质量区域划分足够多的 Bin, 为了在每个 Bin 内实施矩分析, 要求每个 Bin 内有足够多的事例数. 考虑到以上两点, 将 iota 峰下 1.2—1.7 GeV 之间的质量区间分成 20 个 Bin, 并对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l(1440) \rightarrow \gamma K^+ K^- \pi^0$,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l(1440) \rightarrow \gamma K_s^0 K^\pm \pi^\mp$ 两道事例的实验矩分别进行效率校正后相加处理. 为了校正实验矩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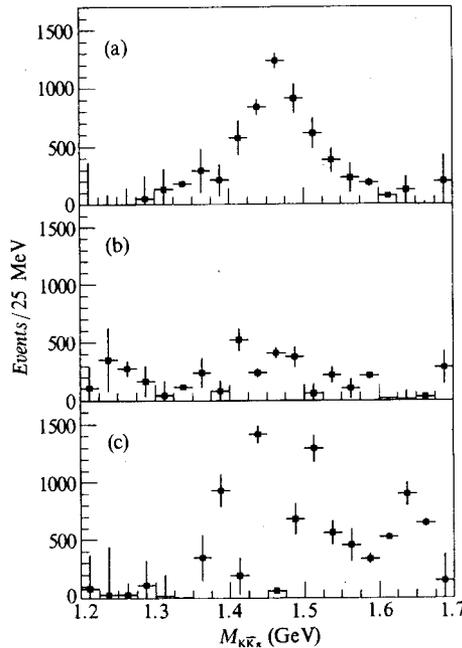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4 0^{-+} 和 1^{++} 振幅模平方的拟合值分布

(a) $|a_{i0}^0|^2$, (b) $|a_{i1}^1|^2$, (c) $|a_{i0}^1|^2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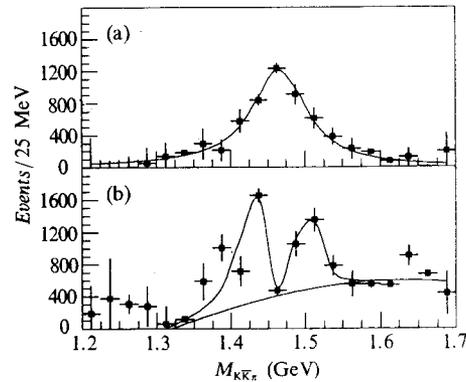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5 iota 峰下的 0^{++} 成份 (a)、 1^{++} 成份

(b) 及其 B.W. 拟合结果

对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l(1440) \rightarrow \gamma K^+ K^- \pi^0$ 道和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l(1440) \rightarrow \gamma K_S^0 K^\pm \pi^\mp$ 道, 分别在每个 Bin 的中心处用均匀相空间产生子产生了至少 10 倍于实验数据的 Monte Carlo 数据, 然后用由 Monte Carlo 数据计算出的实验矩的效率校正矩阵 C^{-1} 校正实验矩, 并对两道相加后的效率校正矩进行最小二乘拟合. 图 4 为 0^{-+} 和 1^{++} 振幅模平方的拟合值分布. 由图 4 看出, iota 峰下以 0^{-+} 成份 ($|a_{10}^0|^2$) 为主, 而本底事例主要集中在 1^{++} 成份 $|a_{11}^+|^2$ 和 $|a_{10}^+|^2$ 中, 这是因为 0^{-+} 成份的角分布 $\omega^0(\theta_\gamma, \theta, \varphi)$ 的形状是固定的, 而 1^{++} 成份的角分布 $\omega^1(\theta_\gamma, \theta, \varphi)$ 与过程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X(1^{++})$ 的螺旋度振幅比 $x = |A_{11}^+ / A_{10}^+|$ 有关^[5], 因此经由最小二乘矩分析后, 每个 Bin 中的本底事例依据其角分布或多或少地贡献于 $|a_{11}^+|^2$ 和 $|a_{10}^+|^2$ 中. 为了便于处理本底, 把 1^{++} 的螺旋度过程做相加处理, iota 峰下的 0^{-+} 成份和相加后的 1^{++} 成份如图 5 所示, 由图可以看出 iota 峰下有一个 0^{-+} 共振态和两个 1^{++} 共振态. 由于 1^{++} 共振态之间有干涉作用, 因此每个单峰的分布是不对称的.

4.2 峰位、宽度和衰变分支比的计算

对于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l(1440) \rightarrow \gamma K \bar{K} \pi$ 过程, 终态 $K \bar{K} \pi$ 有五种不同的表现形式: $K^+ K^- \pi^0$, $K_S^0 K^\pm \pi^\mp$, $K_L^0 K^\pm \pi^\mp$, $K_S^0 K_S^0 \pi^0$, $K_L^0 K_L^0 \pi^0$. 如果认为 iota 是同位旋标量 ($I=0$), 由强相互作用同位旋守恒性, 对于 $K^* \bar{K} + c.c.$ 过程有

$$(K_S^0 K^\pm \pi^\mp) : (K^+ K^- \pi^0) : (K_S^0 K_S^0 \pi^0) = \frac{1}{4} : \frac{1}{4} : \frac{1}{8},$$

$$(K_L^0 K^\pm \pi^\mp) : (K_L^0 K_L^0 \pi^0) = \frac{1}{4} : \frac{1}{8}.$$

对于 $a_0 \pi$ 和直接三体过程有

$$(K_S^0 K^\pm \pi^\mp) : (K^+ K^- \pi^0) : (K_S^0 K_S^0 \pi^0) = \frac{1}{3} : \frac{1}{6} : \frac{1}{12},$$

$$(K_L^0 K^\pm \pi^\mp) : (K_L^0 K_L^0 \pi^0) = \frac{1}{3} : \frac{1}{12}.$$

因此不论是何种过程都有

$$\frac{BR(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l \rightarrow \gamma K_S^0 K^\pm \pi^\mp, \gamma K^+ K^- \pi^0)}{BR(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l \rightarrow \gamma K \bar{K} \pi)} = \frac{1}{2}.$$

4.2.1 iota 峰下的 0^{-+} 成分

由 3.1 节式(7)得

$$|a_{10}^0|^2 \sim \frac{1}{(m^2 - m_K^2)^2 + \Gamma_X^2 m_K^2} \cdot |A_{10}^0|^2 \cdot |p_x|^2,$$

用上式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iota 峰下的 0^{-+} 成份, χ^2 的构造为

$$\chi^2 = \sum_{i=1}^{N^{fit}} \frac{(|a_{10}^0|^2 - |a_{10}^0|_{fit}^2)^2}{E_{fit}^2},$$

式中 $|a_{10}^0|_{fit}^2$ 是 $|a_{10}^0|^2$ 的矩分析拟合值, E_{fit}^2 是 $|a_{10}^0|^2$ 的矩分析拟合值误差.

拟合结果如表 3 中所示, 分支比中的系统误差是由本底的不同形式及 J/ψ 总数误差估算而得.

表 3 $I(1440)$ 的结构分析结果

J^{PC}	$M(\text{MeV})$	$\Gamma(\text{MeV})$	$10^{-3}BR(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X \rightarrow \gamma K\bar{K}\pi)$
1^{++}	1435 ± 3	59 ± 5	$0.76 \pm 0.04^{+0.46}_{-0.18}$
0^{-+}	1467 ± 3	89 ± 6	$1.86 \pm 0.10^{+0.34}_{-0.41}$
1^{++}	1497 ± 2	44 ± 7	$0.52 \pm 0.03^{+0.20}_{-0.23}$

4.2.2 $iota$ 峰中的 1^{++} 成分

同样由式(7)得

$$a_{i\lambda_x}^1 \sim \frac{e^{i\lambda_x}}{m^2 - m_x^2 + i\Gamma_x m_x} \cdot A_{i\lambda_x}^1 \cdot |p_{\pi}|.$$

由于 1^{++} 成份中可能有两个共振峰且质量位置接近, 因此这两个共振峰之间有干涉存在, 考虑到二峰之间干涉项, 用四次多项式代替本底, 拟合 $iota$ 峰中的 1^{++} 成份, 拟合方法同 0^{-+} 成份, 结果如表 3 所示. 分支比中的系统误差是由本底的不同形式和 J/ψ 总数误差估算而得.

5 结论和讨论

本文通过对 J/ψ 辐射衰变到 $K^+K^-\pi^0$ 道和 J/ψ 辐射衰变到 $K_S^0K^{\pm}\pi^{\mp}$ 道中 $K\bar{K}\pi$ 系统的矩分析, 发现在 $iota$ 能区有一个 0^{-+} 共振态和两个 1^{++} 共振态. 0^{-+} 共振态的质量和宽度为 $M=1467 \pm 3\text{MeV}$, $\Gamma=89 \pm 6\text{MeV}$, 对应于粒子表中的 $\eta(1440)$; 两个 1^{++} 共振态的质量和宽度分别为 $M=1435 \pm 3\text{MeV}$, $\Gamma=59 \pm 5\text{MeV}$ 和 $M=1497 \pm 2\text{MeV}$, $\Gamma=44 \pm 7\text{MeV}$, 对应于粒子表中的 $f_1(1420)$ 和 $f_1(1510)$.

$\eta(1440)$ 作为 0^{-+} 胶球的候选者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. 由于在 J/ψ 辐射衰变到 $\eta\pi^+\pi^-$ 终态中没有观测到 $\eta(1440)$ 信号, 因此 $\eta(1440)$ 可能不是 η 或 η' 的激发态; 又由于在 J/ψ 的强衰变过程 $J/\psi \rightarrow \{\omega, \phi\} + K\bar{K}\pi$ 中没有观测到 $\eta(1440)$ 信号^[6], 所以 $\eta(1440)$ 也不像是混杂态. $\eta(1440)$ 有可能是一个 0^{-+} 的胶球和一个 0^{-+} 的普通介子的混合.

由于 1^3P_1 轻味介子九重态已被填满, $f_1(1420)$ 可能是一奇特态(非 $q\bar{q}$ 态), 又由于 $f_1(1420)$ 在 J/ψ 的强衰变 $J/\psi \rightarrow \omega f_1(1420) \rightarrow \omega K\bar{K}\pi$ 中的产额与其在 J/ψ 辐射衰变 $J/\psi \rightarrow \gamma f_1(1420) \rightarrow \gamma K\bar{K}\pi$ 中的产额相当, $f_1(1420)$ 不像是胶子球态; 其次 $f_1(1420)$ 也不像是四夸克态或分子态, 因为 BES 的结果表明: $f_1(1420)$ 主要是直接三体衰变^[12], 而四夸克态或分子态更容易进行两体衰变.

$iota$ 峰中较高质量端的共振峰应为 $f_1(1510)$, 由于 1^{++} 同位旋标量 $f_1(1285)$ 的夸克组份为 $(u\bar{u} + d\bar{d})/\sqrt{2}$, 因此 $f_1(1510)$ 应为 1^{++} $SU(3)$ 单态和八重态的理想混合, 组份为 $s\bar{s}$. 目前只在 $K\bar{K}\pi$ 终态中观测到 $f_1(1510)$, 也正说明了这一点.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D. SCHARRE, *et al.*, *Phys. Lett.*, **97B**(1980)329.
- [2] Z. Bai *et al.*, *Phys. Rev. Lett.*, **65**(1990)2507.
- [3] J. E. Augustin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D46**(1992)1951.
- [4] D. F. Reeves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D34**(1986)1960.
- [5] A. Birman *et al.*, *Phys. Rev. Lett.*, **61**(1988)1557.
- [6] A. Ando *et al.*, *Phys. Rev. Lett.*, **57**(1986)1296.
- [7] T. Tsuru, in Proceeding of the Workshop on Hadron Physics, at e^+e^- Collider, 1994, Beijing, P.34.
- [8] H. Aihara *et al.*, *Phys. Rev. Lett.*, **57**(1986)2500.
- [9] H. Aihara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D38**(1988)1.
- [10] D. A. Bauer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D48**(1993)3976.
- [11] J. Z. Bai, *et al.*, *Nucl. Instr. and Meth. In Phys. Res.*, **A344**(1994)319.
- [12] Airmin Ma, Yucan Zhu, Zhipeng Zheng, in Proceeding of the Workshop on Hadron physics at e^+e^- Collider, 1994, Beijing, P.82
- [13] 张霖, 郁宏, 沈齐兴,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, **19**(1995)800.
- [14] F. James, M. Roos, CERN Prognam Library, D506, 1989.
- [15] Qixing Shen, Hong Yu, Jilong Zhang, *Phys. Rev.*, **D48**(1993)2129.
- [16] J. J. Becker, *et al.*, *Phys. Rev. Lett.*, **59**(1987)186.

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$J/\psi(1440)$

BES Collaboration

J. Z. Bai, G. P. Chen, H. F. Chen¹, S. M. Chen, Y. Chen, Y. B. Chen, Y. Q. Chen, B. S. Cheng, X. Z. Cui, H. L. Ding, W. Y. Ding, Z. Z. Du, X. L. Fan, J. Fang, C. S. Gao, M. L. Gao, S. Q. Gao, J. H. Gu, S. D. Gu, W. X. Gu, Y. F. Gu, Y. N. Guo, S. W. Han, Y. Han, J. T. He, J. He, M. He², G. Y. Hu, J. L. Hu, T. Hu, X. Q. Hu, D. Q. Huang, Y. Z. Huang, C. H. Jiang, S. Jin, Y. Jin, S. H. Kang, Z. J. Ke, Y. F. Lai, H. B. Lan, P. F. Lang, F. Li, J. Li, P. Q. Li, Q. Li, R. B. Li, W. Li, W. D. Li, W. G. Li, X. H. Li, X. N. Li, S. Z. Lin, H. M. Liu, J. Liu, J. H. Liu, Q. Liu, R. G. Liu, Y. Liu, Z. A. Liu, J. G. Lu, J. Y. Lu, S. Q. Luo, Y. Luo, A. M. Ma, E. C. Ma, J. M. Ma, H. S. Mao, Z. P. Mao, X. C. Meng, H. L. Ni, J. Nie, N. D. Qi, Y. K. Que, G. Rong, Y. Y. Shao, B. W. Shen, D. L. Shen, H. Shen, X. Y. Shen, H. Y. Sheng, H. Z. Shi, X. F. Song, F. Sun, H. S. Sun, S. J. Sun, Y. P. Tan, S. Q. Tang, G. L. Tong, F. Wang, L. S. Wang, L. Z. Wang, M. Wang, P. Wang, P. L. Wang, S. M. Wang, T. J. Wang, Y. Y. Wang, C. L. Wei, D. M. Xi, X. M. Xia, P. P. Xie, Y. G. Xie, W. J. Xiong, D. Z. Xu, R. S. Xu, Z. Q. Xu, S. T. Xue, J. Yan, W. G. Yan, C. M. Yang, C. Y. Yang, J. Yang, W. Yang, M. H. Ye, S. W. Ye, S. Z. Ye, C. S. Yu, C. X. Yu, Z. Q. Yu, C. Z. Yuan, B. Y. Zhang, C. C. Zhang, D. H. Zhang, H. L. Zhang, J. Zhang, J. W. Zhang, L. Zhang, L. S. Zhang, S. Q. Zhang, Y. Zhang, Y. Y. Zhang, D. X. Zhao, H. W. Zhao, J. W. Zhao, M. Zhao, P. D. Zhao, W. H. Zhao, W. R. Zhao, J. P. Zheng, L. S. Zheng, Z. P. Zheng, G. P. Zhou, H. S. Zhou, L. Zhou, X. F. Zhou, Y. H. Zhou, Q. M. Zhu, Y. C. Zhu, Y. S. Zhu, B. A. Zhuang.

(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,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, Beijing 100039)

¹ (Department of Modern Physics,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, Hefei 230026)

² (Department of Physics, Shandong University, Jinan 250100)

Received 3 April 1996

Abstract

By an amplitudes analysis of the $K\bar{K}\pi$ system in the J/ψ radiative decay to the $K^+K^-\pi^0$ and the $K_S^0K^+\pi^-$ final states, we find that there is one 0^{-+} resonance ($M=1467\pm 3\text{MeV}$, $\Gamma=89\pm 6\text{MeV}$) and two 1^{++} resonances ($M=1435\pm 3\text{MeV}$, $\Gamma=59\pm 5\text{MeV}$ and $M=1497\pm 2\text{MeV}$, $\Gamma=44\pm 7\text{MeV}$),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$\eta(1440)$, the $f_1(1420)$, and the $f_1(1510)$.

Key words decay amplitude, moment, covariant matrix, resonance.